

大商號

徐君儿 著

(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商號

(下)

涂君儿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商号 : 全 2 册 / 徐君儿著 .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 2015.10

ISBN 978-7-5034-6790-5

I . ①大… II . ①徐…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1133 号

责任编辑: 戴小璇

封面设计: 陈欣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印 张: 61

字 数: 87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共二册)

目录

第一章 承继祖业 以戏推药	2
第二章 兴建庄园 故人惊梦	13
第三章 久别重逢 津门立铺	18
第四章 庄园竣工 冤家再逢	27
第五章 午夜惊梦 再下江南	35
第六章 狭路相逢 快马救险	44
第七章 仇家设坑 义助长庚	53
第八章 二春认子 长庚吐真	65
第九章 家父遭难 旧恨新仇	75
第十章 堂兄闹鬼 阴招再袭	83
第十一章 二春设计 再陷图圈	97
第十二章 独当一面 怒砍继宗	111
第十三章 天牢巧遇 逢凶化吉	123
第十四章 闲逛京城 再谋商机	138
第十五章 劫后余生 匡图大业	150



第十六章	戏场惊艳 前缘再续.....	161
第十七章	芸香取义 重金求方.....	171
第十八章	三少迎亲 邪风来袭.....	183
第十九章	儿媳真相 四妮醋起.....	193
第二十章	查证身世 芸香探女.....	204
第二十一章	继宗失手 敬修反击	214
第二十二章	徐府鬼影 夜战魍魉	226
第二十三章	出了人命 机智解围	239
第二十四章	奇方救命 绝境逢生	248
第二十五章	遇匪呈条 黄芪之争	261
第二十六章	直面交锋 跪求黄芪	272
第二十七章	宴请同行 贾六巡抚	284
第二十八章	京城立铺 支持请愿	295
第二十九章	公主装病 引见贵人	307
第三十章	世事难料 各怀心思.....	313
第三十一章	落入圈套 君燕献身	323
第三十二章	割腕绝情 瘟疫来袭	333
第三十三章	家贼难防 公主染病	343
第三十四章	怒打长子 刺杀老爷	351

第三十五章	日进斗金 棒打鸳鸯	362
第三十六章	担当重任 足智多谋	373
第三十七章	得心应手 冒死进货	383
第三十八章	落入敌手 牢狱救夫	393
第三十九章	母女相认 堵截法场	404
第四十章	公主驾到 血溅蟒袍.....	413
第四十一章	货硬客多 如愿凯旋	423
第四十二章	发现漏洞 敲山震虎	432
第四十三章	土匪绑架 来求亲家	443
第四十四章	化敌为友 共杀日寇	452
第四十五章	铺子失火 君燕身亡	462
第四十六章	口吐鲜血 吓傻长子	473
第四十七章	拼命相救 视死如归	484
第四十八章	恩人现身 水落石出	494
第四十九章	忠肝义胆 精忠报国	501
往事并不如烟（代后记）		511

「下部」



第一章 承继祖业 以戏推药



自从受得老父重托，接管了祖传下来的秘方和药材生意后，徐敬修在家与家人相聚过了个团圆年，出正月他就急不可待地带着妻子穆四妮、长子徐大光、次子徐大任，以及二春赶到了东北沈阳。

他们一行到沈阳后，并没有直接进驻徐家店铺，而是在一家客栈落脚。每天与二春起早贪黑穿梭于各个药店。经过月余的明察暗访，基本掌握了各药店的经营模式和营销情况，了解了自家铺子存在的经营问题，了解了总掌柜和各分店掌柜及伙计的能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关闭了一些位置偏僻没有发展前景的小店铺。将年轻有为、人品出众、头脑灵活的总店大掌柜武伦凯破格提拔为总掌柜，掌舵东北三省各个铺子。将原来只卖成品不批发的经营老模式，改为批零兼营，又高额聘请了当地知名度较高的老郎中入驻铺子。

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徐敬修感觉自己思路不错，又到哈尔滨、佳木斯、福宁、尚志、四平、八面城、双辽、公主岭、铁岭、阿城、通辽等地新发展了多处药铺。

东北三省的药材生意基本稳固后，徐敬修就带着穆四妮、二春等一行人返回苏州，会同张诚和肖云龙赶赴无锡，在位于这个城市政治、商贸和文化中心的崇安寺旁租赁下五间商铺。再从无锡抵达西安，在梆子寺街租赁下七间商铺。其后又马不停蹄地辗转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相继发展了三十余家绸缎布匹铺店。

徐敬修把各地绸缎生意捋顺稳固后，又带着穆四妮、二春和儿子徐大光、

徐大任等人回到了沈阳“徐和发”总店。

沈阳“徐和发”总店是一座坐北朝南的旧式两层小楼，上下五间，门楣上方悬挂着耀眼的“徐和发”牌匾。楼下店铺，靠西是后院通道，靠东为楼梯，中间大厅放置药架柜台，药架左上方墙上贴着“救死扶死，积善积德”，右上方墙上贴着“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字幅，伙计们柜台里抓药、配药忙碌，靠西窗下坐堂先生接诊号脉；楼上为客户接待生意洽谈议事厅、账房和大掌柜办公休息处。

后院宽敞幽静，十间正房，正中三间两卧一厅，是徐敬修的住室和客厅，其余七间供掌柜和伙计们吃住；院东十间药库一通到底，分类存放着各种药材；院西十间房切药、碾药、配药、炮制、存放成品药。

徐敬修再次来到沈阳后，并未参与铺子生意，而是一头钻进屋里静下心来钻研学习药理知识，而后频繁进出配药室和炮制室，参照老祖宗遗留下来的皇宫秘方研制新药，将近一年时间，成功研制出玉容丹、助阳益寿酒和壮阳逍遥丸等系列中成药。

大功告成后，徐敬修虽然神情疲惫，但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盘腿坐在炕上与穆四妮、徐大光、徐大任、二春聊起了新研制的成品药，聊着聊着，他嘿嘿一笑，目不转睛地盯着妻子穆四妮。

穆四妮嗔怪瞥了他一眼道：“我脸上有花是咋地！一直看着我干啥？”

徐敬修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激动地道：“我的任务已完成，接下来就该太太你登场了。”

穆四妮笑道：“我？有我什么事？”

二春和儿子大光、大任都不解地望着他无语。

徐敬修哈哈大笑，挥手道：“大光，你去铺子里把武总掌柜请过来。”

穆四妮狠狠瞪了他一眼，道：“发什么神经，大晚上的请武总掌柜过来干吗！”

徐敬修神秘地道：“我要请戏班子在铺子门口唱上三天大戏。”

徐大光虽不懂父亲的意思，但还是拔腿向前院铺子跑去。

徐敬修见大光去了前院，望着穆四妮郑重地道：“太太呀，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穆四妮疑惑地道：“唱戏有戏班子，管我什么事？”

“那可就错了，这次唱戏的主角可不是戏班子，是你！”徐敬修干咳一声道：“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当年而立之年的大才子司马相如，与时年17岁的卓文君私奔后，为了谋生在四川临邛盘下了一家小酒舍，司马相



如洗盘子，卓文君则站到店前的酒坛旁边招揽生意。‘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典故就由此而来的……”

“啊！”徐大任顿时眼睛发亮，明白了父亲的意思，大叫道，“爹，我知道了，您是想让我娘上戏台推广玉容丹？”

徐敬修笑着点点头道：“正是，咱来个戏中戏！”

穆四妮一边为他和二春填茶，一边娇嗔地笑道：“我都成老太婆了，还能为你玉容丹做推广？别给你砸了锅。”

二春端起茶碗，小抿一口，琢磨后，兴奋道：“戏中有戏这主意不错，可别忘了给我留个好角色！”

徐敬修把腰一挺，拍着二春的肩膀道：“哪能少得了你，只要不常在东北铺子走动的人全上阵！二春啊，你明天去买两套胡须来。”

二春估摸着总掌柜武伦凯就要来了，知道他俩今晚还要深谈。于是，放下茶碗，道：“好！明天一早我就去买胡须。还有别的交代吗？”

徐敬修摇了摇头道：“早点回房休息吧，明天的事还不少呢！”

二春从炕沿边上站起身，向大任使个眼色，大任跟着二春走出房门。

“你呀！”穆四妮指着他的鼻尖道，“都多大的人了还一惊一乍的，真不知道你又要出什么幺蛾子。”

徐敬修也不接话，只是一边喝茶，一边看穆四妮，看一眼，笑一笑。

穆四妮摸摸他额头道：“在屋里关了一年，是不是真给憋神经了？一直笑什么？”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等我把台词给你拟好，就明白了。”

“哼！”穆四妮气哄哄道，“打的什么鬼主意？痛快地说，要不可别怪我不配合。”

话音刚落，徐大光领着一人踱着方步走进来，只见此人三十七八岁，剑眉鹰目，鼻直口方，清瘦俊朗。进屋后，拱手道：“东家，有事请吩咐。”

徐敬修赶紧下炕，上前拉住武伦凯的胳膊，道：“大半夜的把您请过来耽误您休息了。来，来，坐下谈。”虽然武伦凯比自己年纪小，但徐敬修还是把他唤作成了您，这样更显着自己特别尊重他。

武伦凯也不推让，欣然上炕盘腿落座，看看炕几上装着茶点、水果的四个高脚盆子和炕前铜火盆里燃烧的黑炭，疑惑地看着徐敬修。

穆四妮和徐大光坐在炕边的桌子旁，也不言语，瞪眼看着他俩。

徐敬修不慌不忙亲手为他满上盖碗茶，才道：“找您过来也没什么大事，劳您明天请一戏班子来。”

武掌柜不解地望着他道：“您想看戏？”

徐敬修哈哈一笑，道：“不、不、不，我刚研制出几种新药，玉容丹、助阳益寿酒和壮阳逍遥丸，想尽快推出去。”

“哦！”武伦凯更加疑惑地看着徐敬修，沉吟片刻道：“推出药与唱戏有关系？”

“关系大了。推出药关键就在唱戏，做好了能让咱家的生意再上一个台阶。”

武伦凯皱皱眉头没有应声，心想：都说少东家疯癫，我始终不信，上次过来英明果断，不但迅速把生意从生死边缘挽救回来，而且还把铺子扩展到东北三省满地开花，现在隐隐已成东三省的药材行老大，这样的人咋可能疯癫！可这次一来，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关就将近一年，也不过问生意上的事，这才刚出来，就来这么一出，看来传言也不无道理。不过人家是东家，先看看他的意思再说。

徐敬修见武伦凯不说话，知道他对自己所作所为有些看不惯。也不作解释，笑笑道：“武总掌柜，我请戏班子唱戏，不仅要在咱总店门口唱，我准备在咱家所有分店门口也都唱三天。”

“啊！”穆四妮、徐大光、武伦凯都瞪大眼睛吃惊地瞅着他。

武伦凯顿时骂娘的心都有了，心道：真是个败家子！东三省七十二家铺子都唱上三天戏，这要花多少银子呀！生意才刚刚发展起来，就开始发烧了？原本以为你年轻有为，精明能干，自己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好东家，跟着能干一番事业，可谁知有能力做好，败起家来花样更别致。唉！看来自己这辈子就没有那沉下心来干事的命。

徐敬修见武伦凯皱着眉头又摇头又苦笑的，微微一笑道：“索性给您说了吧，省得您有话不说憋在心里难受，不过……”

武伦凯笑笑无语。

徐敬修低声道：“事关商业机密，千万不可泄露出去。”见武伦凯点了点头，才附耳过去，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

武伦凯边听边点头，最后激动地看着徐敬修道：“东家，您鬼主意可真多，佩服，佩服！请戏班子的事您放心，伦凯保证把沈阳最好的戏班子请来！”

第二天，“徐和发”药铺门前开始搭起了戏台，未到午时戏台前已人山人海，观众引颈注目疑惑不解，不知这“徐和发”药铺搞的哪一出，不好好卖药，咋无缘无故地唱起了戏。不一会儿，“当”一声锣响，鼓乐齐奏，《贵妃醉酒》正式开演，“生、旦、净、末、丑”纷纷登场，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戏唱到高潮迭起之时，徐敬修一招手，鼓乐齐止，各类角色齐齐退场。



就在观众疑惑不解之际，戏台两侧屋檐上方的高杆上徐徐升起两幅布制幡子，左边上书“祖传秘方”，右边上书“神奇疗效”。

与此同时，穆四妮手托一精致玉盘，盘中放着滚圆的丹药走上台，声音有些发腻道：“各位老爷、夫人、太太、小姐，这是我‘徐和发’推出新药玉容丹。此丹是根据徐家祖传宫廷秘方研制而成，该秘方是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杨贵妃美容秘诀，唐朝后宫佳丽三千，为何李隆基独宠杨贵妃一人？究其因不仅仅是因她天生丽质，更重要杨贵妃使用该药后容颜红润悦泽，娇艳欲滴。当今太后人到中年仍神采飞扬，丰姿不减，如同妙龄少女一般，也是因为长期使用该药的原因。你们看，我现四十有余，容颜仍能白里透红、柔嫩细滑、未见皱纹，就是因为使用该药之故。”说着轻轻抚摩着自己脸庞，笑吟吟地继续道：“该药能使人皮肤洁白如雪、光滑柔润。该丹药主要采用：白牵牛、白菰、白细辛、甘松、白芨、白莲蕊、白茯苓、白芷、白术、白僵蚕、白附子、白扁豆、白丁香、荆芥、独活、羌活、檀香、防风、珍珠等一起研磨，再加绿豆粉混合制成丹丸。具有温经、驱风、活络经脉、美白去皱、促进血液循环等功效。”

穆四妮话音刚落，一位年近半百，官爷模样的男子大声道：“给我来几盒玉容丹，到哪儿交银子？”

“去店里交银子。”穆四妮回道。

一个贵小姐推推旁边的丫鬟，丫鬟上前问道：“我家小姐想要你手中的那盒玉容丹可以吗？”

“可以，我手里的玉容丹是这位小姐的了。”徐四妮干脆道。

随后几位太太、小姐也都喊着：“我要，我也要……”

看众人在台下吵着要买玉容丹时，徐敬修手托助阳益寿酒和壮阳逍遥丸走上台，大喊道：“请大家放心，她手里的玉容丹与铺中的玉容丹是一样的，要玉容丹的都跟她到铺中买。”话音未落，女人们争先恐后的跟着穆四妮向铺子里挤去。

徐敬修见状，笑笑大声道：“女人要容颜美貌，大家说我们男人要什么？”

只听台下一个公子哥大喊着：“男人要壮阳！”

引得台下一阵浑然大笑。

徐敬修哈哈一笑道：“这位小兄弟说得对！她们女人为悦己者容，咱们男人要为知己者补肾壮阳！我盘子里是助阳益寿酒，补肾壮阳，益肝养精，健脾和胃，延年益寿，长年饮用可让您老当益壮、生龙活虎，可让您的太太天天笑容满面。这助阳益寿酒主要采用党参、熟地黄、枸杞子、沙苑子、仙灵脾、公丁香、远志肉、广沉香、荔枝、白酒用独特的方法秘制而成。让一让，让一让，

让能喝酒的爷们儿往前靠拢靠拢免费尝尝，回去试试效果如何！

“有这么神效的药酒吗？先让我尝尝。”台下一个萎靡不振的中年人喊道。

“好，好！先让您尝尝，喝了感觉好，记得给传传名。”徐敬修微笑着道。

顿时，台下嚷嚷声一片：“我也要尝尝，我也要尝尝。”

“别挤，别挤，都有，都有。”徐敬修看着老少爷们都挤着要喝助阳益寿酒，扭身端起另一个托盘，大喊道：“我这里还有壮阳逍遥丸，如哪位需要，也可以免费让各位品尝一下。这壮阳逍遥丸主要采用人参、鹿茸、麝香、老虎鞭、海豹鞭、鹿鞭、蛤蚧、淫羊藿、巴戟等提炼成丸，主要功效为温肾壮阳。”

一位六旬老者挤进来，大喊道：“啊！壮阳逍遥丸里有老虎鞭、海豹鞭？来，给我一颗。”

徐敬修让小伙计递过去一颗，众人都看着老者吃后的症状。不到一刻钟，老者满脸通红，急匆匆挤出人群，边走边对小随从大喊道：“快回去找三太太、四太太，让她们马上回府。”

小随从疑惑地问道：“老爷，让三太太、四太太回府做啥？”

老者瞪了小随从一眼道：“让你去你就去，问这么多干吗？快去！就说老爷我找她们有好事，谁回来晚了没谁的。”

“啊！老爷，有什么好事？我咋不……”小随从从话还没说完，老者抬腿就是一脚，把小随从踹出老远。

众人见状，哈哈大笑起来。小随从扭头看看老爷，爬起来，一溜烟跑走了。

一位财主模样的大胡子老翁喝了助阳益寿酒一会儿，嘀咕道：“哎呀！这酒还真挺灵，看来有望老树开花啊！”大声喊道：“快、快、快，给我来两坛。”

一位中年少妇红着脸，推推身边的男子，见男子不动，使劲拧了他一把，低声道：“你还不快去，难不成让老娘去。”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徐家几代人从推小车、担担子起步，逐步在东北站稳脚跟，由盛到衰惨淡几年，在濒临破产的边缘，又经徐敬修大刀阔斧的改革，改变经营策略，破除经营陋俗，大胆起用年轻有为的掌柜，短短七八年时间就将徐家药材生意覆盖了东北三省。这使徐敬修的野心愈加膨胀，一发不可收拾，将目标盯上了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北京和华北重地天津。

这些年来，渗透于天津卫的石川，始终在一刻不停地搜集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风俗等资料，为日本侵略中国做着准备。

这一天，石川为了从马继宗口中探听情报，特意请他到住处品尝日本料理。二人对跪在榻榻米桌旁，石川殷勤地介绍道：“这是我们大日本的特色料理宴，有生鱼片、天麸罗、鸡素烧、寿司、酱汤，是我特意让人从日本捎来请继宗老



弟品尝的。”

马继宗边吃边点头叫好。

石川端起桌上的酒杯道：“这是我日本清酒，是用优质大米酿造而成，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亦称‘日本酒’。酒精含量较低，千杯不醉。来！为了我们的友谊共饮一杯。”说吧，仰头一饮而尽，轻轻放下酒杯，又斟上，看着马继宗问道：“听说文昌阁是颐和园六座城关中最大的一座，可是真的？”

马继宗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砸巴砸巴嘴回道：“是的，此阁楼内供奉有一尊文昌帝君铜像，其左右侍立童男童女，并设帝君乘坐的骏马一匹。相传文昌帝君主宰人间的功名和利禄，所以深受仕途者信奉。”放下手中酒杯，摇摇头继续说道，“宿云檐城关上原有楼阁，内供关羽银铸塑像，前些年被英法联军掠走。后重修颐和园时改为亭式建筑，内供关帝牌位。”

石川听后，连连点头称赞道：“马老弟真是博学多才啊！老兄佩服。”边说边为马继宗斟满酒，笑眯眯道：“说，继续说。”

“喝得不少了，别倒了。想听？”看石川点点头一副受教的样子。马继宗笑笑道：“好，那我再给你讲个事儿。”

“好！”我洗耳恭听。

已显醉态的马继宗听到石川夸奖，心里高兴，眯着眼抿口酒道：“听说慈禧太后为了享乐，修建颐和园时挪用了海军购买军舰的几百万两白银，并传下懿旨把颐和园建成‘天上人间’。现在的佛香阁就象征天宫，昆明湖好比天河，八方亭和龙王庙一带便是人间了。”

石川虚心请教道：“既然有天河，那就应该还有牛郎织女了？你们中国不是有牛郎织女的传说吗？”

“对呀！八方亭下面的昆明湖边不是有一头铜牛吗，那就象征牛郎，铜牛头朝东，扭头望向西北石舫旁边的织女亭。这样，就以昆明湖为界，形成了左有‘牛郎’，右有‘织女’的格局。从此，铜牛就这样朝朝暮暮遥望着‘织女’，却不得相聚。”

石川问道：“哦！为何不让他们相聚？”

马继宗摇摇头，醉醺醺地说道：“不……不是不让他们相聚，每年的七月初七他们才能相聚。据说，有一年七月初七这天夜里，铜牛突然一步一步走到湖里，向织女亭方向游去，怎奈昆明湖太大，游到一半便沉了下去。负责颐和园的官员赶忙禀报慈禧太后，太后不信，亲自到十七孔桥查看，铜牛果然不见了。”

石川吃惊地看着马继宗道：“啊！还有这事？那后来呢？”

“后来慈禧太后下令，仿照以前的铜牛又赶造了一头放在原来的位置，以防它再跑，还用铁链拴着。”

石川点点头道：“那再也跑不掉了。”

马继宗盯着石川看了一眼道：“跑不掉了？到了第二年七月七，铜牛又动起来了，眼见铁链子也拴不住了，几名侍卫急忙扑上去拉拽，可任凭几名侍卫使尽全身力气也无法制止铜牛，由于用力过猛，‘咔嚓’一声把牛尾巴给拽断了。幸好这时又有侍卫跑来，并且拿来了更粗的铁链，这才七手八脚总算将铜牛锁住。从此，昆明湖边便留下了一只断了尾巴的铜牛。”

“啊！”石川吃惊地看着马继宗道，“原来昆明湖边那头断了尾巴的铜牛，是这样来的呀！”

马继宗哈哈一笑，道：“你自己想吧，你说是它就是，你说不是它就不是。”

石川也跟着哈哈一笑，端起酒杯与马继宗碰了一杯。

马继宗抬头瞥了石川一眼，神秘地问道：“问你件事儿，近来朝中官员传言你们日本欲占领我国台湾岛，可有此事？”

“据我所知，绝无此事。”石川肯定地道。

马继宗盯着石川道：“你不用隐瞒，你们的企图已经引起我朝廷警惕。”

石川听一愣，忙招呼马继宗吃菜喝酒。

武安伯延，徐家宅院房前梧桐树上小鸟啾啾，午后的阳光穿过梧桐树枝叶洒落在屋里的窗前桌案上，细碎重叠的光影斑驳成一幅动人的田园画面。

这时，刘妈捧着茶盘轻步进屋，为老太爷和徐敬修斟上茶水，而后慢慢退了出去。

老太爷徐兴厚红光满面，梳一条又黑又亮的辫子，身穿挺括的酱紫色夹袍，外套黑缎“巴图鲁”坎肩，平肩一排珊瑚套扣，卷着的袖子露出雪白纺绸的袖头，十足一副富家老太爷的派头。坐在太师椅上，右手拿支湘妃竹烟袋抽着，左手里转着一对山核桃，听完徐敬修的话，赞许地点头道：“真没想到，这么快你就把咱家的药材生意覆盖了东三省。”

徐敬修身着一袭白衣，脸上挂着恬淡和蔼的笑容，端起桌上的茶杯抿一口，道：“爹，才把生意铺至东北三省，已经够慢的了。”

徐兴厚抬头瞟了他一眼，道：“生意不少了，我已经很知足，往后你也别到处跑了，多在家陪陪我。”

徐敬修双眉一挑，把茶杯放到桌子上，道：“爹，我不出去行吗？咱家生意才刚刚上道，现在只有南方、西部、东北几个省有咱的生意，其他地方我也



想要看看，特别京津重地咱要择机进入。商机只有四处寻找才行，待在家里不用说扩展，现状都难以长期维持。咱家以前一是铺子少，二是缺乏好掌柜，所以才导致咱家生意逐渐走下坡路。”

徐兴厚一听，顿时脸色阴沉下来，责备道：“不要小看那些铺子，那些铺子哪一个都来之不易，都是你爷爷和你大爷爷用小车推出来的。谁像你小子呀！有贵人相助。”

徐敬修干咳两声道：“那是我爷爷当初没有把您逼出去，如果把您也逼出去的话，说不定也会有贵人相助的。”

徐兴厚一听儿子搬老账，腾地一下从太师椅上跳了起来，顺手脱掉鞋子，火冒三丈地喝道：“拿鞋底子打你！要不是我一直找你这兔崽子，咱家生意会一落千丈？”

徐敬修一看父亲生气了，赶紧起身抱头鼠窜道：“爹，您可不能生气呀，我只是给您老开个玩笑，您咋说来气就来气啊！实际上，您做的生意已经不少了，都快把彰德府的整条街盘下来了。爹，您在咱家功劳是最大的，这扩展生意的事，就是儿子该做的事。”

刘妈和粉儿听到动静，匆匆忙忙跑进屋，疑惑地看着他爷俩。

徐兴厚摆手道：“出去吧，没你们事。”重新坐回太师椅上，把鞋子穿好，气呼呼道：“再提老账，看我不打死你小兔崽子。”

徐敬修看父亲消了气，笑着朝门口的刘妈和粉儿眨眨眼，慢慢坐回去。刘妈和粉儿嘻嘻笑着走远。

徐兴厚瞪了他一眼，道：“听说汝昌在东北也开了几座药铺？”

徐敬修收敛嘻笑，道：“是啊！看来这南做绸缎北做药材已经成了咱武安人的生意模式。”

徐兴厚双眸凝视着徐敬修，郑重说道：“切记质量就是生命，信誉就是商机。咱做药材生意的一定要保证质量，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千万马虎不得。你要记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坚决不卖假货，不以次充好，是什么药就是什么药，必须按照处方保质保量给顾客抓药。自制的中成药，必须严格按照配方加工制作。你要知道‘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货色好坏，日子一久，总会有人知道的，一传十，十传百，口碑就出去了。售出时，合理定价，绝对不讨价还价。再说服务吧，来有迎语，去有送言，服务要热情周到，尽量满足顾客的要求。商人要始终记着‘乐善好施，为商而不奸，人气就是商气，人缘就是商机这个道理’。”

徐敬修聆听完父亲的话，点点头道：“父亲这番话，道尽了做人为商的宗

旨，真是听爹一席话，胜儿读过万卷书。爹，您放心，儿一定不辜负您老人家一片苦心，谨记您的教诲，好好做人，好好经商，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良心的生意人。”

徐兴厚欣慰地点头道：“是呀，要想做好生意，就必须首先学会做人。”

徐敬修斟上茶双手端给父亲，道：“孩儿决不会让您老失望。爹，我想明天带建筑、绘画、雕刻匠人和风水先生到外面看看，勘察勘察各地的庄院布局和房屋结构，咱也好好建一座房子。”

徐兴厚盯着屋内上下打量了几眼，眼里满是笑意道：“儿呀，不就是一座房子吗？没有听说盖个房子还用外面勘察的！”

徐敬修见父亲不再反对自己盖房子，顿时来了精神，兴奋道：“爹，您不知道，现在人家盖房子可不是单单能住就行了，有很多讲究的，外观要气派美观，内部设计要合理，起居饮食要舒适。这些都需要请精工巧匠设计，需要风水先生看了之后才能盖。”

徐兴厚笑着斜睨了他一眼，道：“嗨，我活了大半辈子，不知道盖个房子还有这么多讲究，你小子有能耐了，我不管，你爱盖个什么样就盖什么样吧，反正有我一间住的就行了。”

徐敬修有点愧疚地看着父亲，道：“以前我没有好好伺候您，还老惹您生气，儿子感觉对不起您。所以，自从回家后，我是处处听您的。”

徐兴厚嗔怪道：“你孝顺我了吗？老是惹我生气。”

“爹！儿子这不是天天想着法让您吃好喝好住好，过得舒服点儿吗！所以，我就想让您住上最气派的房子，安度晚年，您就等着享清福吧！”徐敬修说后留心观察着父亲的神态。

徐兴厚嗔怪赌气地提高嗓门道：“什么是最气派的房子？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不漏雨就行了。气派，气派，哼！当今皇上住的皇宫最气派，你能给我盖个皇宫！”停顿一下，沉声道：“儿呀，你想重新翻盖一下房子我没有意见，不要要求太高了。虽说你这些年挣银子不少，但东北、西部一直扩展生意也花了不少，手里也得留一些应急，别把银子都花在盖房子上，把活钱都变成死钱。”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徐敬修听到父亲这么无意间一说，心头一振，大声道：“我的老天爷啊！我知道该怎么盖好咱们的房子了。”说着起身快步离去。

徐兴厚眼中透出一丝怅惘，摇摇头道：“又跑了，唉！都当爷爷了，还跟个孩子似的，说风就是雨的！”

润金、润银跑进屋来，问道：“太爷爷，太爷爷，我爷爷要去哪儿？”

徐兴厚摸着润金、润银的头，心中暗叹一声道：“咱不管他，他爱上哪儿